

· 书画赏析 ·

# 鹤寿千春

## ——《杜泓君绘画作品选》序言

付世桢

翰墨立心，丹青写意，养性情，涤烦襟，破孤闷，释躁心，迎静气。一纸清芬，室间烟云供养；笔端流云，眼前无限生机，是谓超以象外，得其环中。

杜泓君志道据德，依仁游艺，他为罗镜泉先生入室弟子，十年授业，铁砚磨穿，又得黎雄才、董寿平、刘晖诸先生亲炙，笔墨从心，和光同尘。他躬耕教坛，崇学培材，爱生如子，培育大批美术人才；腹笥丰盈，游心翰墨，画技超迈，画作为业界称赞；诚以待人，毅以处事，友朋有口皆碑，堪称文艺界典范。

十亩苍烟秋放鹤，一庭香雪夜横琴。《诗经》有“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”句，《淮南子》载“鹤寿千岁，以极其游”，白鹤告瑞，咸受祯祥，昭示河清海晏、国运昌盛。杜泓君生于阳夏一农家，在淮阳师范工作四十年，铭记党恩，正气充沛，其画作气象雄峻，元气淋漓。杜泓君画鹤，取法薛稷、韩干、黄筌等唐宋名家画法，造型精准，骨肉兼备，形象丰满，粉笔勾线，赋色清丽。其笔下孤鹤归飞，双鹤起舞，群鹤翔天，鸣鹤轩昂，舞鹤超脱，或据苍松，或翔青云，或翱九天，或饮醴泉，神情迥异，呼之欲出，振风欲翔，因心造境，妙夺造化。展卷雅赏，心旌摇曳，如临仙境，似闻鹤唳。

古心古音谁能识，应向松涛处处寻。五代画家荆浩隐居太行洪谷，写松“凡数万本，方如其真”。松风览古今，历风霜不改其色，蚀雨雪不改其姿，丈夫志气直如铁。杜泓君爱松、观松、画松，外师造化，内得心源，画松

以势取胜，以焦墨渴笔，写盘曲虬枝，绘松针团簇，荡涤心灵，催人奋起。他笔下的松树巍然矗立，挺拔伟岸，苍劲坚韧，傲骨峥嵘，气魄沉雄，破顽石而生，迎风雪而立，历浩劫不凋，浩然之风扑面而来，坚韧气质跃然纸上。杜泓君把对历史的理解、对伟人的敬仰、对将帅的尊崇、对生命的感悟，熔铸笔端，其绘制的苍松，寄意为铁骨铮铮的将帅、翱翔云天的苍龙、高洁傲岸的雅士，品读其画作，眼前是顶天立地的巨人，耳畔有海啸般的声音呼唤，心底浮沉深刻的人生哲理。

文涵万古江山气，道续千年丝竹声。松竹精神，水月抱负，良操美德，玉品金心。“能迎三十年前客，只有参天竹万竿”。苏东坡年轻时理想“门前万竿竹，堂上四库书”，与文与可探究“胸有成竹”的绘画法度。杜泓君写竹，以文寄情，以形写神，以画言志。他写墨竹，苍翠连绵，竹海森森，劲节高风，铁骨飒然，将文人雅士之竹移到广袤自然，成为江

山之竹，展现竹海之襟怀、宇宙之大美，呈现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”之境界。

杜泓君绘佳作百幅，应友朋之邀，择六十幅汇集一册，付梓之际，嘱余作文为序，慕其高洁人品、高超画技、高雅操守，撰联并贺之：

喜一卷翰墨，丹青焕彩，展册万千新气象；  
经八十春秋，饱学沃读，攀登无限好风光。



蓝天比翼。 杜泓君 绘

· 感悟书法 ·

## 一瓢居书话

张华中

(接上期)

一六一

古人论书，以“心”为上。“书，心画也”(扬雄语)，“书者散也，欲书先散怀抱”(蔡邕语)，“可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(孙过庭语)，“或寄以骋纵横之志，或托以散郁结之怀”(张怀瓘语)，“夫书者，心之迹也”(盛熙明语)，“夫经卦皆心画也，书法乃传心也”(项穆语)，“扬子以书为心画，故书也者，心学也”(刘熙载语)。历代论书者，皆以心领悟笔法，以笔墨传之性情，告诫书家，习书之余，必读经阅典，增智开慧，修养心性，觉悟启愚。

心，如何“养”，如何“达”，如何“寄”，如何“传”，则看其在古人慧海中如何汲取，如何滋养，如何蜕变，如何升华。当我们问道经典时，庄子的三鱼一蝶，或许对我们大有启迪，不可不知。

第一条：北冥之鱼。其名为鲲，化而为鹏，扶摇九万，水击三千，而徙于南冥。浪漫之鱼，奋楫之鱼。

第二条：濠梁之鱼。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“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”鱼之乐，乐在自由自在，乐在人生并非活在他人眼里。

第三条：江湖之鱼。“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响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江湖之大，足以容下各自前程。与其濡沫以延喘，怎如抛爱情缚、洒脱无碍，相忘于江湖呢！

一只蝴蝶。“昔者庄周梦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，自喻适志与，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遽遽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，蝴蝶之梦为周与？周与蝴蝶，则必有分矣。”庄周梦蝶，蝶化庄周，人生之悲，在于莫测。常常不知己为何物？

三鱼一蝶，不为形役，不为物累，抛却名利，逍遥自由，如果悟之于心函，放之于笔墨，何愁笔下不息心与古，游之太玄，涤除俗垢，自发清响哉！

一六二

笔有二十锋，八锋是为常态，曰：中锋、侧锋、藏锋、露锋、实锋、虚锋、全锋、半锋。前已论述。另有十二锋，也为书人常用之法，曰：裹锋、散锋、绞锋、拖锋、逆锋、顺锋、立锋、卧锋、抢锋、衄锋、挫锋、趯锋。遂逐一论之。

裹锋者，走笔时或捻管或转腕，将笔锋裹束，内敛于点画之间，以应墨色变化也。此法蓄墨守中，隐锋内蕴，多出圆劲遒媚，秀逸平和之姿。

散锋者，即笔毫散开而使笔痕丰富虚灵、轻松飘逸是也。草书墨尽时常用此锋。此锋虽险，却能使墨迹有“希声已去，余音复来”之奇，以至落花散藻，莫可端倪。

绞锋者，即逆向上起笔，取圆势，运指瞬间使笔锋弯转，毛颖如绞是也。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云：“圆笔用绞，方笔用翻。圆笔不绞则痿，方笔不翻则滞。”绞转时，“宜左右回顾，无使节目孤露”。此法有峰回路转、浑圆鼓荡之韵。

拖锋者，让笔头侧卧于纸，管在前，锋在后，以管拉锋，顺毫而行，笔痕舒展流畅、自然松动是也。易有心笼字外、娉媚横出之逸。

逆锋者，笔头倒逆，笔尖在前，笔根尾随，自上而下，自右而左逆额而行是也。刘熙载称：“要笔锋无处不到，须是用逆字诀。勒则锋右管左，努则锋下管上，皆是也。然亦只暗中机括如此，著相便非。”周星莲亦云：“逆则紧，逆则刚。缩者伸之势，郁者畅之机。”具有苍劲古拙、奇崛高古之朴。

顺锋者，笔根于前，笔尖尾随，顺势、顺力而行是也。顺锋行笔，笔不妄下，无往不至。有墨至意达，不滞不执之秀。

立锋者，即顶纸立锋，力压纸上，再提笔而行是

也。董其昌云：“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，不使其自偃，乃是千古不传语。”张怀瓘也云：“如利镂金，长维界石，仿兹用笔，坐进千里。”此锋有明朗秀健，和明圆畅之妙。

卧锋者，笔锋下压，以笔腹、笔根平卧而行笔之法也，非侧锋也。卧锋落纸，势如破竹，分肌劈理，因势利导，有“笔未到气已吞，笔已至气亦不尽”之浑。

抢锋者，是行笔至笔画尽处，提笔离纸时突然前冲用力之同时提笔回锋之动作也。行笔时力度、速度、空间回旋度较大，而力度较小，笔势虚。元陈绎曾《翰林要诀·血法》中说：“水墨皆藏于副毫之内……捺以匀之，抢以杀之、补之。”用此锋则有骨血峻宕、郁拔飞动之险。

衄锋者，“指运笔下折笔，逆锋向上的运笔”是也，即笔锋的扭转。目的是行笔中逆势运笔，使点画的质感宁涩勿滑。行笔时，或衄挫并用，或衄后驻锋，或衄后反挫，一定要辨析出衄挫、衄法、挫法，以及衄挫与顿挫笔法之异同，更好地灵活运用。

挫锋者，运笔时突然停止，就势转向之笔法也。此笔法在“钩”等点画中使用较多。一般折锋用笔，在转角或趯钩时应先提笔，再顿笔，再提笔转锋，从而改变行笔方向。但挫锋则是行止应转角(或超钩)时就势下按(力度要适中)顿笔，再略略提笔，就势转向，使笔画转向衔接处既不壅滞又不脱节，干脆利索。不少魏碑字体的转角、超钩处用此笔法。

趯锋者，写竖钩之行笔方法也。其动作是行笔至钩处，轻顿乍起，转笔向上，挫锋蓄势，向左提趯。至于为何将此笔法称之为趯锋，清包世臣在《艺舟双楫·述书下》中说得比较清楚生动：“钩为超者，如人之起脚，其力初不在脚，猝然引起，而全力遂注脚尖，故钩末断不可作飘势挫锋，有失趯之义也。”

(未完待续)